詩疑筆記

詩凝筆記卷三

高郵夏味堂學

小雅上

四牡　不遑啓處

毛傳啓跪也說本爾雅孔疏未申其義案爾雅郭注小跽也文選月賦仲宣跪而稱曰注引聲類跪跽也跽與啓聲相近故借作啓古人之跪即坐也曲禮云授立不跪少儀云授立不跪訓義相同傳葢言受命即行不暇安坐而燕居也予嘗諷詠全篇覺其說有未確者此詩後三章皆以將父母爲念首章我心傷

悲亦傷其不能養也此章獨言己之不能安居似不倫且嘽嘽旣作馬勞喘息解則在途久矣而又云受命卽行文義尤不順竊疑啓處亦謂父母也啓處與尙書起居相似言不能奉父母起居也啓起字古通用處居也故采薇出車皆云啓居但彼念室家此懷父母言固各有當耳釋名起啓也是啓起可通用之證後漢書岑彭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漢以後皆以問安爲起居或本於此

常棣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毛傳求矣猶求兄弟也理極渾含鄭箋以原隰定高下之名兄弟立榮顯之名相比擬殊覺不倫朱註承

死喪說謂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閒亦未安竊意此二句指兄弟遠遊在外言爾雅釋詁裒多也詩意葢言外出者遠歷多途川原積疊他人縱欲求之或憚勞中止惟兄弟思念之切亦必往求也上言其死此言其亡下言其急難外侮而喪亂之事盡矣手足之愛亦備矣遠出者必經原隰故皇皇者華云于彼原隰

烝也無戎

烝衆也言良朋雖衆皆無能相助也毛訓塡鄭依爾雅以塵塡同聲釋之殊迂滯朱註作語辭亦未盡

伐木　不求友生

古稱父兄與師曰先生謂先我而生也子孫與弟子曰後生商頌以保我後生論語後生可畏謂後我而生也此友生則謂其同類而生年相近者也秦漢後遂單呼曰生如史記魯兩生酈生之類學徒概曰諸生矣

敘友生而忽及神聽何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精誠之至未有不通乎神明者也尚書云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此父子兄弟間之通神也小雅小明云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君臣間之通神也大雅思齊云神罔時怨神罔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時恫其本在刑于寡妻此夫婦間之通神也及讀此
詩而友道亦通乎神聽則五倫之盡否凛凛乎皆有
神監之世之處人倫而同歟行者其不爲神所殛也
幾何哉聖經之垂教萬世切矣

天保　何福不除

除毛鄭訓開朱註謂除舊生新俱未安竊謂除與儲
同古字通用言福皆蓄聚也易萃君子以除戎器釋
文除本作儲是其證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鄭箋以戩穀罄宜指羣臣說固不合朱註通節皆以

受祿言則天保全篇似但言獲福而不言致福之由竊謂詩意蓋言時雖鼎盛天不予以聖神文武之資則無德之福將不能勝故俾福必由善而得戩福也穀善也戩穀即尚書所謂福善也戩穀而德無不宜則所獲之福亦無不咸宜百祿乃有以受之旣受矣又復降以遐福者戩穀之君子彌自敬德朝乾夕惕維日不足也事神則孝享治民則徧德乃其戩穀而維日不足之實以莫不興章言君身盛長之福至末章無不爾或承則神享民樂合四海之福以爲福嗚乎天人之際毫髮不爽矣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鄭箋謂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禮字尙添設恐謂國家昌熾時民俗易趨於浮華臣下皆樂於競功福必不永文武之世風氣質樸略無歉於日用飲食之中亦畧無慕於日用飲食之外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象也故繼之曰徧爲爾德此之謂太平此之謂久安長治作詩者非周公而能及此乎

出車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胡不旆旆孔疏言皆旆旆毛詩中雖多此句法然與下二句不相聯屬鄭箋破瘁爲悴謂憂其馬之不正

尤覺添設詩意蓋曰旟旐建於車整而直則旆旆然矣今胡不旆旆也毛傳旆旆垂貌垂則整齊而端直可知大雅桑柔旟旐翩翩國語周語引詩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即不旆旆之象得毋司建設者勞疲已甚耶故因念及僕夫況瘁悄悄不安篤出王師將士同甘苦心事周禮軍事建旌旗雖司常主之及其在道不必皆司常主之也左傳宣十二年晉廣少進馬還拔旆投衡乃出夫車馬進退御者之事拔旆而出必御者爲之御可司拔則亦司建設可知是詩故因旟旐而念僕夫也 淮南兵畧善用兵者不擊塡塡之旗注塡塡旗立牢端貌是旟旐乃一軍之望故詩人惓惓於此

往城于方

毛傳方朔方也毛因下有城彼朔方句故不專指地

名竊謂如傳義節去朔字則方字爲不辭案六月三章云侵鎬及方彼正言玁狁侵奪之地則方乃華夷要害所關恐其侵犯故先往城之而後襄之也方地在北故繼之曰朔方

杕杜　匪載匪來

朱註用鄭箋意言不裝載而來似與兩匪字語氣微隔此句乃故設猜疑之辭言非又載之而他往出車謂之載矣是載而往也非能罷戍而卽來遠人行止難料眞令人心憂也

魚麗　旨且有

有豐也豐載多而又進矣周頌有駜歲其有毛傳豐年也此詩有字義與彼同吉日篇云其祁孔有祁亦訓衆其衆甚有是有更勝於多爾雅釋詁憮厖有也憮厖皆訓大則有亦訓大乃多之至也大雅公劉亦云爰衆爰有

南有嘉魚　烝然來思

上章甘瓠纍之言現在之賢莫不固結此更言聞風者羣然咸來故燕而又燕也烝衆也鄭箋必訓作久則太泥

蓼蕭　宜兄宜弟

毛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語未分明孔疏因鄭箋以

君子爲天子遂謂天子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殊覺不倫朱註以君子爲諸侯謂諸侯多疑忌兄弟如晉詛無蓄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以警戒之兄弟止就一國中說愚意應指各國諸侯說同姓固當敦兄弟之好卽異姓亦當式好無尤如兄弟葢天子尙以豈弟睦諸侯則羣侯更宜修睦以同佐天子庶乎令德不虧而國祚永久安樂矣

湛露　匪陽不晞

鄭箋以此句喻人君賜爵則色變肅敬承事失之過滯竊謂詩葢極言天子慈惠之恩隱喻今夜之醉飲

將不至日出不止此所謂發乎情者下三章載考考成也謂成禮也令德令儀則止乎禮也

莫不令德

鹿鳴曰德音蓼蕭曰令德此詩曰令德古人皆飲之以觀其德不則亂且爲禍矣酒誥之所以作也

彤弓　一朝右之

毛傳右勸也孔疏謂勸有功非以酒勸賓朱註同又申言曰尊之也鄭箋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俱覺未安夫唯饗故可以終朝言舍饗禮而言勸與尊則一朝似無著鄭箋必拘獻在饗前以右爲奠於薦右奠固賓之

自莫耳安得謂天子右之耶竊意古文右與侑宥通右即侑幣也左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命以幣帛宥助也僖十五年命之宥杜注同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杜注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饗時之宥正此經所謂右之也鹿鳴鄭箋飲有酬幣食有侑幣案大飲賓曰饗故饗亦稱飲酬與侑名異而實同侑與醻竝饗禮中事故皆曰一朝也儀禮有司徹右几鄭注古文右作侑周禮以享右祭祀鄭注右讀爲侑儀禮聘禮朝服致之以侑幣鄭注古文侑皆作宥是右侑宥通用之證

菁莪　錫我百朋

朱註謂見之如得重貨之多說固亦安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此言得祿多也其說亦不確據漢書食貨志五貝之首曰大貝其制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則一朋直錢四百二十文百朋裁直錢四十二千文耳卽如鄭注五貝爲朋百朋亦祇直錢百千烏得云祿多案周班祿之制卽以下士而論孟子云祿足代耕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天子之士卽與侯國同亦當得田百畝若以周禮載師之文推之下士當食邑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卽縣大夫之采地也由大夫而卿而公其采

地由家邑而小都而大都每上以四則每下亦必以四由大夫而上士而中下士亦必由縣而甸而邛而邑也下士且當食四井矣奚翅百朋之錫哉況論定而官有不止乎下士者哉竊謂人才登進君子以禮儀相接或燕樂之當有如鹿鳴所云承筐是將者酬幣侑幣稠疊豐腆故曰百朋之錫耳恩禮如此其爲喜樂更當何如　唐昌黎韓氏亦同鄭說行文斷章之意固不必拘耳　祿者其所當得百朋乃得之意外逾于常格者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語意正相似

六月

序言笙詩六章廢與鹿鳴彤弓諸什同例則作序時六詩尙存可知夫豈毛公衞宏所能僞爲乎至笙詩序中所云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則毛公之言而後人竄入耳

玁狁匪茹

毛傳訓詩皆以茹爲度故鄭箋此詩因之然謂非其所當度爲殊不辭竊謂茹柔弱也言玁狁匪弱敵也楚辭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茹柔耎也當用此訓

采芑　其車三千

鄭箋謂宣王乘亂羨卒盡起殊謬孔疏以六鄉積算
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二千五百乘虛五百乘而
曰三千雖舉成數經固無夸誕若此者也周禮地官
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以餘子爲羨康成不從
謂餘子卽大夫之子意蓋以羨卒備居守及更休之
用無空國而往之理況乘亂後愈宜撫恤何爲反起
之乎小司徒田與追胥竭作李氏景齊謂田乃暫時事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不患其盡出也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其說甚當紂牧野之師七十萬通折皆發
晉作州兵亦盡用之宣王豈宜出此後世若隋煬丁
口唐括逃戶皆衰亂之世非先王之政也至王氏謂

合諸侯之師故有此數朱註用司馬法積算三十萬人皆未免過當恐秦皇漢武之不恤民命者幾得以藉口矣玁狁强於蠻荆遠甚六月之詩止曰元戎十乘而已選鋒若此其餘孔安之戎車可知何爲動三十萬衆而加諸小醜乎竊疑三千者𨔼車之師數也下句云師干之試言此三千之師其扞敵之力皆可用也下章旂旐央央亦見將帥軍衆皆備稱師非稱車也故毛傳首章無明文而於三章特標之曰三稱此者重師也篇中三稱者惟其車三千一語耳訓義甚明武王伐紂不過三千人惟一心孟子稱革車三

百輛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序孔疏兵卒止二萬一千人已足承清大定

而謂宣之南征百倍於武必無是理矣三章云陳師鞠旅言將戰

時士卒亦適合三千之數師干云者舉師可以蓋旅也大雅皇矣爰整其旅鄭箋五百人爲旅下箋又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也可爲此詩師旅作證不得以師旅作通用之辭　數至三而奇偶備故詩中言多者每以三爲程如三壽作朋三英粲兮如貫三倍之類是也以什計者三十維物終三十里之類是也以百計者胡取禾三百廛兮三百維羣之類是也以千計者此詩及騋牝三千之類是也以萬計者公徒三萬之類是也

約軝錯衡

毛傳軝長轂之軝也與說文同說文又重出𩊚字左从革然則軝乃約轂之朱革與轂爲二周禮巾車孤

秉夏篆方叔元老當在三孤之首約軝正所謂夏篆也孔疏引說文脫去之軝二字是卽以軝爲長轂誤甚

顯允方叔

爲將帥者非明無以悉衆情非信無以固衆志旣明且信則六軍如一人矣不假威而威自立此王者之師所以無敵天下歟　湛露之君子以顯允見臣德此以顯允見將才然則陰詐之徒亦自敗以敗國家耳

吉日　旣伯旣禱

毛傳依雅訓以伯爲馬祖案田獵祭馬祖於禮無所徵故孔疏止假牧人四時之祭推言之非有確據也竊疑伯卽貉也周禮春官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詳釋二注正足爲此詩注脚禡貉音相近而貉貊古通用（詩皇矣貊其德音鄭箋作貉禮記中庸施及蠻貊釋文作貉）故禡貊

亦通用也貉貊同用故貉百亦同讀百伯又通用穀梁僖三十二年傳百里子釋文百本作伯孟子百里奚韓非子難言作伯里奚故伯卽貉也出征曰禡甸獵則曰貉故爾雅分釋之田事齊足尤重於馬而禡字亦從馬故釋之曰馬祭以見名異而實則同也說文引此詩作既禡既禂尤其明證

麀鹿麌麌

駕車以壯捷爲貴則馬必取乎牡從禽以蕃息爲貴則獸必取乎牝故此曰麀鹿下曰小豝而鄭箋其祁亦曰其麌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案漆沮祇聞多魚鹿乃山獸不應生於漆沮水天子之所亦苦無着朱註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章至同州入河朱子葢据禹貢孔傳及當時水道言之案禹貢導渭條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是漆沮在涇之東自入於渭不徑入河又鎬京至漆沮中隔渭水必越二百里驅禽渡水而來田似亦與情事不協竊謂漆沮之從卽指渭水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可證也天子之所與下瞻彼中原爲一事大雅緜所云周原膴膴彼注云周原漆沮之間也

玩之間字則當作二水孔傳禹貢所云原隰厎績也合而爲一云一名洛水非是

鄭氏箋詩以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恐亦未然篤公劉止言相其土以定居耳禹貢則專雍州全局言之荆岐終南云云言其山林原隰云云言其平地皆自豐鎬以東極乎涇渭以西故此詩中原亦在原隰中其地應在終南之北渭水之南去鎬京百里而近詩意蓋謂獸所同聚在漆沮所從渭水之南平原間乃天子田獵之所也渭去南山不遠原在其中獸同聚於此然則詩何不曰渭南而必迂其途於漆沮耶曰渭水甚長中原平曠之處正與漆沮入渭兩距處相當故特標出之

鴻鴈　謂我宣驕

毛傳宣示也鄭箋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義皆未晰

竊謂宣徧揚也驕與憍同莊子達生篇方虛憍而恃氣詩意蓋言彼愚人不知使臣仰體王心方謂其馳驅營度徧處張皇爲虛憍而不實也今俗語猶謂疾呼徧告而言過其實者曰宣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傳箋註訓俱未順詩意若曰諸侯叛服不常不將成亂機乎然未有肯無端而思亂者使上之恩德誠足以撫字之如父母懷柔其子誰無瞻依之心乎此正序所謂規宣王也

鶴鳴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鄭箋謂喻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朱註謂愛而知
其惡案釋毛傳訓落則非另有一木難分君子小人
穀猶可以言惡若隕落則非其得已雖嘉樹亦所不
免似未可槪以惡目之詩意蓋謂樹檀之得地而高
茂者固有之矣其爲林木蔽壓雨露不及而隕落者
亦不乏也以喻賢人之特拔而在朝者固有之矣其
爲流俗蔽隱草茅伏匿而淪落者亦不乏也傳所謂
舉賢用滯者此也

其下維穀

此言衆材亦當節取也毛傳惡木之訓太過與上下

文義不類

白駒

此詩首二章傳箋註皆謂賢者已去托白駒以思之非也夫賢者既乘駒而去則其始固已來矣三章賁然來思當作何解賁然者思得其一來爲光榮也若已來而去何得復作此語四章因泥於賢者既去之說遂歎其乘白駒入空谷夫曰在則本未出山之詞何得言人竊謂全篇皆求賢孔急未來而冀其來之辭今隨文解之

一章二章

白駒可供苗藿者不敢遽斥言養士言何可供行季之往來如請見者願侍左右之意縶維以永朝夕者言不敢望其久留得一日奉教爲幸也逍遥嘉客者言不遠煩以庶事也皆甚望其來而委婉致意之詞

曰白駒曰縶維則古有乘騎者矣故毛傳云有乘白駒而去者

三章

賢者而果肯來乎則賁然有光矣天爵修而人爵從之公侯非異人任矣論道職要非庶司百職之才可比其逸豫何慮無期無期豈無期也何必優游遠遁始可逸

豫哉　賢者非好爵所可縻故特着兩爾字言乃其性分自具之寵榮也漢武帝詔曰有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易兩吾字則殊失尊賢之禮朱註引用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相擬亦似與語氣不肖小明靖共爾位鄭箋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孔疏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鄭又解之言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女位也據彼箋疏足證予此說　賢者亦非徒好逍遙逸豫一委質則必致其身故畎畝囂傲不敢輕任其勞伊尹之幡然必待三聘之後者此也好賢之君能洞見其情不憚

再三譬解之夙夜匪懈賢臣事君之忠逸豫無期令主優賢之渥並行而不悖也

四章

前三章皆急盼其來此章於不來後猶有餘望也曰在彼者終守故山而不爲我所縶維也曰生芻一束者其欲甚淡非苗藿所可動也曰如玉者其品潔而貞非公侯所能溷也其尙時惠以德音而不遐棄我乎未來而展轉勸之旣終不來猶思其音問而低徊睠戀之好賢若此庶乎賢者之可來宣王亦當聞而自儆矣

黃鳥　復我邦族　復我諸兄　復我諸父

族疏恐其不見收也因計及於諸兄兄弟雖敵體而

體漸分猶難必其收我也因計及於諸父衰世之人

情不獨異邦難處也聚族而居而不啻秦越之矣歎

我宇分外黯然有此身無歸之象

我行其野　言就爾居　言就爾宿

就居爲久圖既不可得則就宿爲暫計孰料其亦不

我畜哉世情衰薄如繪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箋疏必粘定夫婦說太泥宋儒皆謂實不以彼富而

厭我貧亦祗以新婚爲特異故棄我耳誠不失詩人忠厚之旨然語氣終覺未肖竊意是人所往依者必富人也爾時民俗澆薄富者各務自私絕無睦婣任卹之誼人情大抵同然矣故詩言爾旣不念舊而畜我可見世之能成全人者不在於富祗在其人能異於流俗耳薄俗波靡能矯然自異者鮮矣豈不深可慨哉夫下之俗皆上之人無政教以化之也故序以爲刺宣王

斯干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兄弟有鬩牆之憂而欲宜室家樂妻孥難矣故必自

此端其本　始之兄弟妣祖終之以夫婦子孫笑語之適寢興之宜所以考室者吉祥皆備其諸異乎後世之所謂鳳皇芝草者與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

上句以橫言高而端也與魯論趨進翼如相似下句以縱言直而堅也棘質最堅張衡東京賦桃弧棘矢是棘可爲矢

如鳥斯革

言室之新成如鳥翮之既革奕適而明潔也蓋鳥當孳尾後譙譙脩脩離褷歷亂至希革而氣象一新矣下句翬飛則言其反宇棟榮之翔起與此自别爾雅釋鳥

鳥斯革 毛傳革訓翼鄭箋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皆與斯翼句複疊朱註用蘇氏其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亦似與上下未甚分晰　翬斯飛 毛傳翬其飛也翬說文翬大飛也

君子攸躋

此章皆自下仰觀之象故曰攸躋

殖殖其庭

毛傳殖殖言平正意未盡案廣雅釋詁殖積也殖殖葢言中庭之甓密積而平直也　陳風中唐有甓毛傳中中庭也唐堂涂也

有覺其楹

毛傳訓大訓直而此句則言其明潔卑且偏則不能

明也其楹謂前楹之地不必但指楹柱下文噲噲言其寬快有容噦

噦言其深邃不竭

君子攸寧

此章皆自外窺內之象故曰攸寧

載衣之裳

男子上衣下裳女子不殊衣裳故以裳別之

無羊　九十其犉

數至九與十而極故言多者每疊舉之此詩及豳風

九十其儀皆是

節南山　有實其猗

猗與倚同言南山之石皆堅實故相依倚以成其高

凡物之實者無不平少虛焉則偏缺矣師尹之不平

何爲哉惟無輔王恤民之實心故不能平其政政不

平故天屢降蓄民與謗讟天人皆以不平應之而曾

不知懲歎焉將安所倚恃而不恐乎諸家說並牽强

皆由有實句未看清耳　大雅桑柔篇云有空大谷有空正與此詩有實相反

式月斯生

小人陰氣象月其亂之方生未艾如月之哉生也

正月　癙憂以痒

畏人莫若鼠小心之甚者其疾苦若鼠故曰癙憂

釋詁癙病也孫注癙者畏之病也無正篇鼠思泣血亦自憂孤危之辭雨羊性躁擾畏人之甚必至躁擾不寧其疾又似羊故曰以痒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鄭箋胡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意極沉痛孔疏推及父祖子孫殊沾滯悖理朱注用歐陽本義適丁是時極渾融但細繹其說皆與下二句意脈終不甚貫且似與兩自字未合竊疑詩意蓋言進退俱不能由己也自由也所以不能由己者訛言之反覆足以病我耳大雅瞻卬篇與此同彼詩承寧自今矣說下自當作適丁是時解較之此篇迥別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鄭箋謂其可賤朱註謂言之好醜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義似未盡詩意蓋謂讒人嫉正好醜皆任彼口中反覆甚易其鋒可畏彼徒快私心之愛憎而不以國事爲憂我之憂心愈甚是以益招侮也

念我無祿

鄭箋不得天祿意未顯宋儒無祿作不幸解與下文于何從祿句亦似欠貫竊謂此詩蓋大夫之遭讒失位而懼罪者念之而自傷也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

此指同官之已獲罪者民卽下哀我人斯之人古民
字多與人字通用如小旻匪先民是程商頌那先民
有作小旻孔疏引國語昔曰先民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者也論語逸民孟
子天民之類皆是不必專指蚩蚩之氓故曰並其臣
僕上章民之訛言鄭箋人以譌言相陷入使王行酷虐之政夫其人能於君前陷人豈蚩蚩衆庶所能
哉彼民字指在朝搆陷之人言此及下民今之無辠皆指同朝被讒之人言 十月之交篇民莫不逸下
云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則民卽我友亦非衆庶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鄭箋遂謂民當求君而歸之
殊非理朱註則謂如視烏之飛不知誰止案此篇後

章又云誰知烏之雌雄邶北風莫黑匪烏詩人多以烏喻盈朝小人昏亂無別之狀未嘗引以自喻及借以喻民也詩意蓋謂視彼讒昏之人早集於朝已如烏之爰止於屋烏聲爲人所惡與讒口相類後往者將復於何投足乎于往也正以申明于何從祿意

既克有定靡人不勝

毛傳解既克有定二句太畧王肅述毛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意殊牽强鄭箋尤迂晦朱註採用蘇氏天定勝人之說亦未自然且勝勝音升與其說又似相左竊疑此章仍承上章無祿及于何

從祿而太息之也若曰中林之木大者爲薪細者爲
蒸其材皆可用也今方殆之民仰視天心何夢夢畧
無察識耶夫材既一定而不可淆則大小雖其所用
當無不勝任矣天心豈誠憎惡斯人槪從屏棄耶不
然何皆終於無祿也伊誰者求其可憎之事與人而
不得也大雅棫樸之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旱麓
之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皆言有是材則能備是
用故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

毛鄭以山喻君子岡陵喻小人言爲君子人尙謂之

卑況爲凡庸小人其說太迂朱註謂山爲卑而實則岡陵之崇民之訛言如此矣語氣極合唯以岡陵爲崇似尚可議爾雅山脊岡謂山之長脊不必如山頂厓巖之崇大阜曰陵更不必其至高故論語以邱陵爲可踰斯二者謂之卑猶非盡訛言也竊疑此山字乃舉全體而言岡陵舉一支一節而言詩意蓋謂山極高大而人謂其卑不過爲岡爲陵而已所謂訛言也天保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以下文如川之方至例之如山字應一類亦舉全體而言阜岡陵乃其中之由卑而高以次漸增者不能與山爲敵也川方至若云如溝如洫如澮由小而大亦不能與川敵也山詳舉川渾舉乃虛實互見之法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鄭箋謂侮慢元老不尙道德而信徵祥班固藝文志說亦同朱註則與故老分作兩項人皆自以爲予聖竊謂故老乃舊家世族如尹氏皇父輩皆宣王時勳臣之後也王郎有召問亦虛詭欺隱如說夢然其君臣反皆自以爲通明畧無別異故訛言卒莫得而懲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鄭箋以虺蜴比今之人固不合朱註謂皆毒螫之蟲案蜥蜴亦不能爲毒螫竊意詩特取其陰伏之形性

爲喻也葢謂出言者亦明目張膽號大呼也歸乎倫脊而已今胡以訛言陰肆其毒使我局蹐不能安耶爲虺蜴與何人斯篇爲鬼爲蜮意相似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中毛義謂無用賢之實葢取雅訓仇仇傲也之義朱註以仇仇爲仇讐義俱未盡案毛傳仇仇猶謷謷竊謂謷謷猶囂囂也十月之交篇云讒口囂囂釋文韓詩作嗸嗸古嗸謷通用大雅抑篇云聽我囂囂毛傳囂囂猶謷謷也此仇仇正指訛言說言執持我以謷謷之訛言亦不容我盡其力所謂抗抗我也爾雅仇

仇敖敖傲也釋文舍人本傲作毀釋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李巡說同可爲明證

終其永懷

鄭箋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宋儒謂永思其終皆與下文又窘陰雨不貫竊謂懷當作壞古字通用此下皆以商車爲喻言車歷久將敝毀也車久將毀又爲雨淖所困則顚覆必至喻王國事積久將衰又爲訛言所蔽則危亡必至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左傳襄十四年王室之不懷釋文懷服本作壞是古字通用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富人即指上有屋有穀者不必如孟子之斷句取義左傳昭八年杜注哿嘉也此詩哿字亦當訓嘉言彼有屋穀則誠嘉樂矣惸獨即指上無祿夭椓所謂念我獨兮也

十月之交　以居徂向

居萅慭遷有無化居之居言令有車馬者盡以所居積移往巳邑也箋註皆解作以往居向語勢不合

職競由人

鄭箋朱註並以由人粘定噂沓背憎說與上匪降自

天句欠貫左傳僖十五年引此詩杜註亦未明晰詩
意葢謂孽之降皆人主之不啻其爭取之也左莊十
八年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襄二十三年傳季康
子使冉有弔於宋曰使肥與有職競焉職競葢古語

彼注云
競遠也
大雅桑柔亦云職競用力

天命不徹

爾雅不徹不道也竊疑徹當訓去言屢出災異以警
懼之是天意未遽去也語意與左傳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相似如此方與首三節相應蓋作詩者孤忠眷
戀時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故既曰俾守我王又

日不敢自逸

雨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毛傳舍訓除孔疏因謂反舍彼有罪伏辜者而不戮朱註則謂彼有罪而饑死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二說似皆未安淪胥者牽率之謂言因有罪而波及無罪也若有罪既已舍矣烏得謂之淪胥乎小弁傳無淪胥句則舍可訓除竊疑舍當訓處言處彼有罪者因當伏其辜矣若無罪亦何爲淪胥徧及乎舍亦訓止言止有罪者伏辜可也止與處義同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趙注舍者止也

周宗既滅

鄭箋周宗鎬京也孔疏因訓周宗為宗周言周為天下所宗後儒皆遵其說第因作詩時幽王尚未遽亡既字未免觸礙故朱註謂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王氏曰周未滅而曰既滅者滅之形成故也亦覺牽強孔疏又謂可宗之道更添設且詩明作周宗究與宗周有別竊疑詩意周宗蓋謂周之大宗也其時伯服立而宜臼廢是周之宗子既滅矣國本搖則人心去是以羣臣解體諸侯失朝十月之交云豔妻煽方處言其方見寵幸此則更傷其因寵幸而易儲也大雅板篇宗子維城無俾城壞鄭箋宗子謂王之適子彼因禍之將

及宗子尙以爲憂況已有廢立之大變故乎如此解旣字方有著落或曰正月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亦未滅而作旣滅之說可作此詩註脚案毛公威訓滅雖與說文同余謂威較𢦏義似少淺葢對赫赫字而言謂周之聲靈本極赫赫爲褒姒所威損如燧妄舉而諸侯不至之類是也又滅亦訓盡大雅桑柔滅我立王鄭箋滅盡也謂窮盡王之所恃以立者褒姒威之卽使威滅同義當亦謂窮盡國脉非謂滅亡况彼詩並無旣字語勢不同鄭箋謂此篇爲刺厲王周宗旣𢦏似與流彘相似然與全篇語意不合或

又謂此詩當作於幽王旣弑平王初遷之時於時正大夫離居無肯從王遷東都者故曰謂爾遷於王都云云夫平王縱不克振作其初政亦何遽至疾威爲惡耶此又以文害辭者也左氏昭十六年傳引詩作宗周旣滅彼因謂無霸之害故慨想宗周左氏斷章取義引詩字句多不同未可槪引以說詩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正大夫郎下三事大夫邦君諸侯也我我正大夫也離居莫知我勩郎下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言皆散處自逸莫知鞠躬盡瘁也六句義自一貫鄭箋以正爲長官三事爲三公別散處隨行爲二又謂莫知我民

之見罷勞迂贅殊甚夫三公諸侯而外所謂長官者復何人哉

戎成不退

戎謂犬戎也其時犬戎已有蠢動之意故申侯乘之以爲亂各注家訓作兵字非也不退謂不能思患豫防以卻止之

曾我暬御

暬御卽作詩之人序所云大夫也周禮夏官大僕下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皆左右近侍之臣

莫肯用訊

訊乃誶之譌與遂瘁退韻讀訊非也釋文徐息悴反

郎以訊作誶亦非也誶旁卒告也爾雅釋詁訊旁卂問也

說文爾雅釋言訊言也郭注相問訊訓本不同以隸書卒或作卆傳

寫者樂從省文又省去上丿作乁遂成卂故誶多譌

訊而舊詁自在故音釋家皆云訊或作誶息悴反此

詩及陳墓門篇歌以訊之皆是讀經者不知是正因

遂多以兩字通用而訓義亦混淆如大雅皇矣篇執

訊連連鄭箋訊言問也本音信而釋文云字或作誶

並同他可例推矣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傳謂以言進退人固與責成君子意不合鄭箋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以答爲距而違以退爲不答難之義尤謬戾朱註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又多出問字一層竊謂詩意甚平近不過言衆朝皆承順意旨唯諾成風而已少被譖毀即引退苟全莫有冒艱危而訊告於王者兩則字庸臣情狀如繪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鄭箋以不能訓拙朱註以不能訓忠竊謂不能言蓋

朁御自謂朁御無言責又分卑言不足重故曰不能
不必騰諸口舌惟實心憂國鞠躬盡瘁而已所謂憯
憯日瘁也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箋以能訓善朱註以能訓佞竊謂能言葢指凡百
君子有言事之責者巧言如流所謂聽言則答也俾
躬處休所謂譖言則退也
小宛　螟蛉負之
毛傳負持也竊謂不若訓抱與螟蠃情狀尤合內則
詩負之孔疏以手承下而抱負之淮南子說林云負

子而登牆高誘注負抱也大雅抑亦既抱子言育子者亦以抱義爲近

小弁　我獨于罹

毛傳罹憂也訓本爾雅朱註因之竊謂罹離古字通用言人莫不羣居得所養宜曰獨被逐他往而遠離也于往也正與提提羣飛喻意反對下章不離于裏離則訓附麗古多一字而兩義相反者如亂亦訓治祇訓病亦訓安既訓已往亦究將來之類是也

疢如疾首

疢惟在首者慘烈不可忍醫家所謂眞頭痛也故衛

伯兮亦云甘心首疾今諺語猶然

雞足伎伎

毛傳伎伎舒也凡字從支者皆舒緩之義事物支持者於勢皆不急也木之有枝旣象舒散路歧與樹枝同跂足亦遠望遙待不近接也他皆類此字音相近者義亦相近伎伎訓舒故召南采蘩祁祁亦訓舒遲大雅韓奕祁祁如雲訓徐舒徐即舒義祁提聲相近故魏葛屨提提訓安諦爾雅釋訓提提安也安亦舒義公羊祁彌明左傳作提彌明是祁提近也古字从斤者多與示音近如旂祈沂之類提作祁亦作折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安舒也祁又與祈近大田興雨祈祈毛傳

徐也音義皆相推遞及舉此一端而六書之義可覩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水疾用無枝

此章諸家俱僅指太子說似於義未盡案鹿固喜羣然當奔走而猶遲留者待其牝耳觀雉之求雌可以見例竊謂詩蓋刺王之廢申后也言鹿尚待牝雉尚求雌王何忽於夫婦之情乎因疏后而並及其子是無異木傷於內而其病遂至於無枝也

涕既隕之

旣盡也

如或醻之

鄭箋受而行之固是竊謂燕至旅酬而後主賓歡洽詩意蓋喻君子之於讒人浹洽無間也故節南山亦云旣夷旣懌如相醻矣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

毛傳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順其理朱註因之言非罪相加薪木不若竊謂倚顛意似比擬非倫謂掎扡爲不妄挫折夫旣伐且析矣尚何妄不妄之有此詩掎字當如左傳諸戎掎之掎字解言牽戾其後也伐

木如逐鹿必牽其後乃踣其前以喻必逐其子而其母乃終黜也弛者順而逃及之以喻因黜其母遂不能留其子順而及之也

子之佗矣

毛傳佗加也以意解之朱註同竊謂之往也言予乃被逐而往佗所矣度其時已在申國故云然國語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射甫比逐大子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又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觀二人之言則此章詩義瞭然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章毛傳無文鄭箋登顛入淵人無所不至雖逃避猶有默存者王無輕用讒言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王心不正也取義迂晦殊甚朱註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夫前數章已將己之遭讒被逐歷歷言之矣豈至末章而始慮屬耳者之生讒譖哉毋逝我梁四句諸家亦無意義竊謂此章極言讒言不可聽而要其禍及王身也讒人之說窮高入深極口椎黠無所

不至君子若輕用之則正論不可復聞如屬耳於壁

一切隔絕矣耳屬于垣與面牆而立語意略同下四

句更進一層毋令由此而益盜寵亂政恐其危亂且

及王躬矣復何論太子哉我我幽王也親之之辭如此

解方與邶谷風篇有別

弟紀堂校字